

讀楊照《為了詩》，及關於詩的二三事

董穎璋/醫學96級

截至目前為止，詩是我閱讀經驗中較為熟悉、且持續創作的文類，那麼詩集理當是我樂於分享推薦的。但我所猶豫的，第一是在《醫訊》這樣每一期有不同醫學相關主題的刊物，不相稱地在卷末談關於詩文學的閱讀心得，是否適當？另外是我個人（或許只是持續於現階段）的思考癥結：閱讀一首詩一本文學集子，甚至於寫詩，有什麼意義？除了偶然的興趣（大學以前我沒想過文學創作云云），我能為詩或文學說點什麼？

如何說明，在我看來，詩並不是少數人附庸風雅的收藏？如何向一些人表達，我在他們身上發現詩意與觸動，儘管他們的生活單薄或精緻，性情文雅或豪邁？

我似乎得乞靈於一些大師，或至少是碩學之士。楊照是不錯的人選。他是一位小說家，年輕也寫過詩，目前任職於《新新聞》週刊，在文學、文化和政治評論裡都有一席之地。就是這一本了，楊照的《為了詩》。

這本書是他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專欄的集結。四十九篇文章記述他對詩的想法，各有討論的面向。文中常常以疑問句逗引讀者的興

趣，或以自身成長與閱讀經歷，逐步開展剖析他對於詩的感受，詩之於他的影響，甚至也流露出剖析自己意圖。例如在〈詩意湧現的瞬間〉一文，便以一連串的疑問開頭：「你問我詩人在什麼地方尋找靈感？……難道不會有選錯或發現詩其實無能為力的時候嗎？……會不會有什麼時刻，揪心痛苦的時刻，發現自己就算寫了一首詩，就算寫了一首好詩，卻完全沒有用？」一個詩的愛好者、也有過創作經驗的人，往往也會有同樣的質疑。這時作者儼然一個走過青春的長者：「……不過我至少可以用最誠懇的方式，試圖接近你的挫折。」在這樣的情境之下，照例引發他對詩的看法：「我常常在許多生活的片段裡，看到詩的靈光。詩的靈光不都是瑰麗浪漫。它有時是深邃到看不見底的黑亮顏色。它也可以是完全沒有彩度、無法形容的灰晦。」生活是靈感的來源。每一天，每一個或深或淺的觸動，都有可能提煉為詩。例如作者在這一篇裡所舉，從友人轉述的愛戀故裡他感受到強烈的詩意，那些哀愁、回憶足以構成「必須存在、卻無法真正書寫的詩」。「……不過那並無

讀楊照《為了詩》，及關於詩的二三事

魅」(disenchantment)的過程，則《魔戒》帶來了奇幻想像的魅惑，風靡世界的結果反應了大人的補償心理：一方面是現實已僵化、枯竭了人們的思考，人們期待更新奇的事物；另一方面，人們對於兒童或青春時期的精神冒險，有種無以復追的鄉愁。楊照認為，「在相信一個異質神秘存在的瞬間，人擺脫作為現實中『被創造物』的地位，提升為『次創造者』」。我想，這是因為我們也加入了《魔戒》的想像國度。在這一點上，《魔戒》與詩是相通的。詩本身就是神秘，是「公開的隱藏」，用我們現實的語字翻出新意，營造奇想與意境，朦朧而又與現實世界存在著某種或遠或近的對應。讀每一首詩，或者看一部奇幻電影，不約而同地收容了我們的對想像的渴望；更重要的，當我們閱讀過程，也參與了這個詩意世界的復原工程。

沒錯，閱讀詩必須加入讀者的努力，甚至必須具備對文字的敏感，或至少是好奇與耐性。這無疑是一道阻礙。我們無法在繁忙的工作之餘，還鼓足精神解密、解碼般地閱讀一首詩。我們習於效率、簡便、與消費：消費報紙，消費隨取即用的資訊，消費那無所不可綜藝化政治化的「新聞」，當然也消費《魔戒》如此精緻繁複但直接給予振撼與快感的文明產物--是的，「直

